妙法蓮華經指掌疏 事義

BQ
2057
T85
1749a
v.1

LIBRARY
JAN 28 1976
UNIVERSITY OF ...

法華指掌疏事義序

法華一經疏言論解甚夥求其所以便初心契佛旨明如指掌深若重淵者唯我　遺光老人之疏為最焉性安久叅輪座時侍巾瓶㠯不聞丶成無知丶向之所謂智勝遺塵威王餘勳者聊可自信矣但疏中為順時機傍采衆典未經耳目者十有八九況後之不獲面受者能無掛一漏十之歎乎因於叅請之暇搜索詢問彙成草本間有未備姑俟存疑喜得吾仝門徧空元公栖心岫雲加意補助仍復考正叅詳集為事義一卷老人見之曰予久有意未暇爾宜與本

疏合梓用佐流通安等不勝忻忭退而以是為序

時

乾隆十四年歲次屠維大荒落皐月天中節書於元

甬堂

嗣法門人崇效寺性安沐手敬書

妙法蓮華經指掌疏事義

懸示

勿輕閒然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註云。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見論語上。

掛一漏十

語見普陁新誌。蓋言其所取者少。而所遺者多也。

杵曰繩箕共說象身之似

涅槃經第三十二云。譬如有王。告一大臣。多集衆盲。以象示之。時彼衆盲。各以手觸。王喚衆盲。各各問言。

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釋曰。彼經以王喩如來。臣喩大涅槃經。象喩佛性。盲喩一切無明衆生。今經義可例思。

鵠雪貝稻孰明乳色之眞

涅槃經第十四云。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爲何似也。答言猶稻米

粖。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粖耶。稻米粖者。復何所似。答言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粖冷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鵠。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眞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得常樂我淨。今疏取之。以喩諸家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徑庭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註云。徑庭者。言相去之遠也。見莊子逍遙遊。

緘口

家語云。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百事何成。註云。緘封也。

柯柄有法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註云。柯斧柄也。則法也。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也。見豳風伐柯章。

如親恃怙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註云。怙者依也。恃者賴也。

言無父無母者。何所依賴。見小雅蓼莪章。

蟻步蠡量

蓮池大師云。蟻山風水。難易攸分。意以餘門修行。如蟻子登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揚於順水。○漢東方朔傳云。以蠡測海。荀子云。言所見之淺也。字典云。蠡憐題切。音黎。瓠瓢也。

王道坦坦千古同規

會玄記云。王者貫三才。主萬物。無爲化世。有道恩民。坦坦者。平廣也。既平且廣。千古之下。孰不同規。

宅中寶藏

涅槃經第二十七云。譬如貧人。家有寶藏。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方便令見。以得見故。是人卽得常樂我淨。

塵裏經卷

華嚴經偈云。如有大經卷。量等大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佛智亦如是。徧在衆生心。妄想之所纏。不覺亦不知。諸佛大慈悲。令其除妄想。如是乃出現。饒益諸菩薩。見第五十一卷。

誰肯輕許連城

趙有卞和之璧。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貿之。趙遣相如送之。視秦王獨有愛璧之心。而無割城之意。乃詐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與相如。相如倚柱而立。怒髮衝冠曰。臣聞布衣之交。尚不忍相欺。況大國乎。王若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王恐碎璧。使歸趙。後賢詩曰。卞璧無瑕耀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凊風滿路歸。見史記並列國志。

有水盡皆朝宗

夏書禹貢篇云。江漢朝宗於海。註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荊。去海

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魚子菴羅

彌陀疏鈔云。魚鱗蟲也。其子多而成者少。菴羅。果名也。梵語菴羅。此云難分別。其果似桃似柰。生熟難分。其花多而結實少。故經云。魚子菴羅花。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得果少。

六心墮落

彌陀疏鈔演義云。舍利弗發菩薩心。已證別教六住。因帝釋化作婆羅門。從其乞眼。舍利弗與之。婆羅門

棄地踐踏。由是退失大心。塵點劫來。墮聲聞位。

龍蛇混雜凡聖交參

唐無著文喜禪師。詣五臺華嚴寺前暫憩。遇一老翁。牽牛而至。問曰。子欲何往。無著曰。欲入金剛窟。不得其門。翁曰。且就吾家少息啜茶。著卽隨行五十餘步。至其家。命坐。問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著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著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見清涼新志。

玉振金聲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註云。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言奏樂者。於其未作。先擊鐘以宣其始。俟其旣闋。後鳴磬以收其終也。見孟下萬章篇。

雲龍風虎

周易乾卦云。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體註云。凡聲同。必此唱彼和。而

相應。氣同。必此施彼受而相求。又云。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雲騰。虎是威猛之獸。故虎嘯則風生。

子期云。喪伯牙絕絃。

列子湯問篇云。高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美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知。後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何也。蓋無知音者也。

因材而篤

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註云。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

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雷同

禮記曲禮云。毋勦說。毋雷同。註云。毋勦襲乎成說。毋附和乎人言。此恐隨人是非。無定見也。

梵音楚夏不同

幼學云。楚有三。曰東楚。南楚。西楚。自熊渠封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渚。漢曰江夏。吳都此曰武昌。卽今湖廣省是也。夏者華夏也。又曰中州。中原。周自成王營洛。至平王東遷。始居於此。秦曰三川。漢曰洛陽。唐曰東都。宋曰西京。卽今河南省是也。不同者。謂楚夏言音。

輕重呼召不同西域梵音類此蓋以中天類中夏。餘四類三楚。故云爾也。

此方聖教稱經

此方聖教。卽孔子之教也。稱經者。如詩書禮易春秋。稱爲五經。修多羅乃西域聖教。故亦譯爲經。見華嚴懸談。

甲順乙違

謂諸家判教。彼此不同。如甲之與乙。若從此則違彼。順彼則違此也。

惟七十五

三藏法數云。小乘教七十五法。攝爲五類。謂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是也。俱舍頌曰。色法十一。心法一。四十六種心所法。一十四種不相應。三種無爲。七十五。

初地即爲八

楞伽經第四云。初地則爲八。第九則爲七。七亦復爲八。第二爲第三。第四爲第五。第三爲第六。無所有何次。註云。頓教不立階級。故許互爲。末言無所有何次者。謂一切俱遣。何論次第。

淨名默住

維摩經云。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黙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

擔麻棄金

昔有二人。入山興業。各擔麻一擔。偶於中路見無數布帛。一智者云。吾棄麻擔布帛。一愚者云。吾擔來路遠。只是擔麻。前行不遠。又見白銀。智者棄布帛擔銀。愚者依舊擔麻。前行又見黃金。智者棄銀擔金。愚者依舊只是擔麻。自負所見。不肯從人者。大率如是。見彌陀演義。

華嚴食金剛喻

華嚴經第五十二云。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爲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爲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爲諸行煩惱而共住故。

自暴自棄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者。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者。見離婁篇。

快見後身

觀佛三昧海經第六云舍衛城中須達長者家有一老母不欲見佛佛在其前以扇自障佛令其扇如鏡無所障礙四方上下總皆是佛以手覆面十指皆化爲佛老母不信佛令羅雲度之羅雲化作轉輪聖王至長者家宣揚妙法老母聞已心生歡喜遂詣佛所出家受具獲得果證波斯匿王白佛言此母宿有何罪生卑賤處復何福慶今值世尊佛言過去有佛名寶蓋燈王佛滅度後像法之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有子名曰快見欲求出家王卽聽許山中有一比丘

受爲弟子。謗師空無智慧。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黎。智慧辯才。願生生爲我知識。以謬解故。命終之後墮無閒獄。爾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黎者。今羅雲是。快見比丘者。今老母是。

弘傳序

慈照之頌

頌曰南山大師最幽玄。撮成樞要在經前。韋馱天將親垂報。十方諸佛許師言。

祥邁老人所加

元道者山。雲峯寺。如意野老祥邁者。太原人也。內窮

三藏外叢九流。曾與道士丘處機等。辯論眞僞。於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奉旨焚經。道經皆毀。由是佛日重輝。曾著辯僞錄五卷。入藏流通。詳見本錄序。

關中記

漢都長安。東有函谷關。南有蕘關。武關。西有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見正字通。記。誌書也。

僧祐律師

師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建業。依定林寺法達法師。祝髮。年滿受具。執操堅明。受業於法穎律師。精嚴毘尼。齊文宣王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承

明中。敕試僧五衆。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年衰脚疾。敕乘輿入內宮。爲六宮受戒。梁臨川王。南平王等。並崇其戒範。天監十七年。示寂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撰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弘明集。皆行於世。詳見高僧傳十一卷。

操觚續傳則鴻儒服膺至梵僧稱讃

佛祖通載云。道宣律師。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年十五歲。依日嚴頵公受業。二十歲依弘福智首律師進具。復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頵師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閑。持犯焉識。後徙居終南紵

麻蘭若。製行事鈔。○師築戒壇成。俄有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毘尼。惟師一人也。觚竹簡也。陸士衡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今稱善作文者。謂之染翰操觚。

述而不作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云。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也。此蓋聖人之謙辭耳。見論語上。

蠻夷猾夏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形有服。註云。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亦取此義。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也。服服其罪也。見書經舜典。

震乃東方之卦

周易繫辭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曰乾。西北。二曰坎。正北。三曰艮。東北。四曰震。正東。五曰巽。東南。六曰離。正南。七曰坤。西南。八曰兌。正西。

載亦年也

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蓋載取物

終更始之義。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祭一歲而徧。年以禾一歲而熟。四者名異而實同也。

東方屬青

東方。其行木。其色青。其常仁。其味酸。其藏肝。四德曰元。於時爲春。發竅於眼。又黃帝素問云。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色青。入通於肝。開竅於眼。其味酸。其音角。

邵平種瓜

邵平。秦東陵侯也。秦滅。平爲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一云青門瓜。後賢詠詩曰。漢王提

劍滅孤秦。亡國諸侯盡是臣。惟有東陵能守節。甘作青門種瓜人。見漢史。並故事書。

禹貢雍州之域

禹貢。夏書篇名。雍州。九州之一。書云。黑水西河惟雍州。註云。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九州。謂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楊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也。

五胡亂華

前趙劉淵。都平陽。後趙石勒。都襄陽。前秦苻堅。後秦姚萇。皆都長安。前燕慕容儁。據鄴。見鑑書。及東西晉。

梓里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註云。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子孫守之。必應恭敬。見小雅小弁章。今稱梓里者。意指大師生處。以是父母植桑梓之地也。

度人不減掬多

四祖優波掬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見傳燈錄。

焦芽敗種跛鼈瘸驢

維摩經迦葉自責云。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釋云。敗種者。已壞之種。不能發生。二乘灰身泯智。不能發生大乘善根。亦復如是。○楞伽經云。何謂聖智三相。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心智慧相。釋云。跛謂足不能行。卽瘸義也。言二乘智慧。但行於空。不能空有雙行。故以爲喻。○焦芽跛鼈。未見出載。或是講演者配對之詞。再俟參考。

未可以言貌觀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云。言但以其

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見論語下。

扣關擊節

扣關。緊要處。難過而能過。擊節。阻隔處。不通而能通。謂扣其機關。擊其節要。見寶訓音義。

蛇足

史記陳軫見楚使昭陽曰。人有遺舍人一巵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爲蛇。先成者爲飲。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爲足。其一人奪酒而飲曰。蛇無足。今爲足。非蛇也。

曝腮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郡之西界。其山高五千仞。八尺而有三級。其水流注於下。赤色鯉魚。每於春暄之際。會此山下。逆水而上。若有分者。登過龍門。自有天火。燒尾脫鱗。驅雷駕電。興雲致雨。得化爲龍。若登不過者。自有紅朱點額。不得再登。曝腮於龍門之下。見會玄記。

文軌

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張居正註云。子思意謂。當今天下。雖非文武之時。然其法制典章。世世遵守。無敢有異同者。試以三事言之。如車造非

一人。而其轍迹之廣狹無不一。如字寫非一人。而其點畫形象無不一。如禮行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次序無不一也。而况生今之世。豈可得而違背哉。

服膺不忘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註云。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見中庸。

抱石沉淵之流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不受。自投稠水而死。又讓瞀光。光亦不受。乃負石自沉於廬水。見莊子讓王篇。

怖頭失性之人

楞嚴經第四卷。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筏城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

人何因無狀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釋云。以爲魑魅等。自怖無頭也。是人心狂者。迷失本性也。

古經書亦然

自古經書。以軸爲卷。筆談云。印板書籍。唐初尚未有。蓋爲之自馮道始耳。

魏周焚毀

元魏世祖。初卽位時。遵太祖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司徒崔浩。尤不信佛。旁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後因蓋吾

反於杏城。帝乃西伐。時浩從焉。至長安。從官入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吾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下詔曰。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誅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每上表陳諫。帝皆不許。浩又重譖。帝信其言。復下詔曰。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碎焚毀。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周高祖安忍嫌郄。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所以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黃老爲國祥。帝納

其言。信道輕佛。時有僧衞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惑動帝情。後召德僧名儒高道。三番集議。是非更廣。莫簡帝心。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勅僧人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則經亦因之廢毀。二事詳見廣弘明集

濟濟多士

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註云。貞幹也。濟濟多貌。言文王之國。能生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見大雅文王篇。

辯遜天女

華嚴經第二十九云。復次佛子。譬如自在天王。有天婇女。名曰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佛子。彼善口女。從口一聲。出於如是無量音聲。

卷一之上

民鮮能久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註云。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見中庸。

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

禮記王制篇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方氏曰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謂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也

私淑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註云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

孔子而自謙之辭也。見離婁篇。

讀古

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亡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乃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之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精解云。餔糟粕者。豈知酒味。讀古人之遺書者。豈知道味哉。見莊子天道篇。

佛現十種神變度之

所謂毒龍不害。龍火不燒。恒水不溺。三方取果。北方取粳米。忉利取甘露。知嫌隱去。知念現來。火滅還然。斧舉不下。詳見瑞應經及諸律受戒犍度中。

止者婆之車

報恩經第六云。目連以弟子病。上忉利天以問者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路側立。一切諸天。

無顧看者。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中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責其不可。耆婆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否。諸天以著樂深心。不得自在。是使爾耳。目連問曰。有弟子病。當云何治。耆婆曰。惟以斷食為本。

焚得勝之殿

帝釋與修羅戰勝。因造得勝殿。莊嚴奇麗。目連往看。諸天婇女。皆隱避不出。目連念帝釋著樂。不修道本。

乃以神通焚燒其殿仍爲帝釋說無常苦空等法帝釋歡喜後殿儼然無灰烟色見法華文句。

攝調達而歸正法

五分律第二十五云爾時調達自立五法將五百新學比丘和合布薩時舍利弗目犍連往詣彼衆調達便言善來可就此坐汝等先是沙門瞿曇第一弟子今復爲吾作第一弟子不亦善乎舍利目連默然不答調達謂受其語卽効佛常法告言汝爲衆說法吾背小痛當自消息便四摺僧伽黎右脇而臥不繫念故須臾眠熟轉左脇臥鼾聲駭人時目犍連現種種

神變。舍利弗說種種妙法。五百比丘見聞是已。卽於座上。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取釋種以藏梵天

波斯匿王太子名流離。因戲坐佛座。被毀結怨。後欲興師往伐釋種。目連白佛言。流離往伐釋種。我欲移其四部。令擲他方。佛言。汝有智德。終不能安。目連意終不已。遂取知識四五千人。盡著鉢中。舉置梵天。軍兵去後。目連白佛。承佛神力。救得四五千人。佛言。汝往看之。目連下鉢。人皆已死。詳見圓覺疏鈔。

見佛貧墮

如來紀畧云。長爪梵志豎義。與佛約云。我義若墮。當自斬首。佛言。汝以何爲宗。曰。一切不受。佛問曰。受是見否。志拂袖而去。至中路忽省。乃歎曰。我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是義一切不知。惟佛菩薩。知我義墮。我當斬首謝佛。回至佛所。白言。世尊。我義兩處負墮。今斬首謝佛。佛言。我法之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投佛出家。證羅漢果。

不看婆羅門六日

佛言。羅雲過去世時。曾作國王。時有仙人。來語王言。

王法治賊。當治我罪。王言。汝有何罪。仙言。我入王國。犯不與取。用王水及楊枝。王言。我以水及楊枝施及一切。何罪之有。仙言。王雖如此。我心疑悔。終不除也。王言。若必欲爾。少停。待我入還。王入宮中。六日不出。仙人在王園中。六日飢渴。因自思惟。王正以此治我。王過六日出。辭謝仙人曰。我便相忘。莫見咎也。以是因緣。故受五百世三惡道苦。五百世常六年在母胎中。詳見大智度論十七卷。

若干

禮記曲禮曰。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

矣。註云。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千字从一从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之。

阿難代陳三請

爾時世尊。在尼拘律園。摩訶波闍波提。與五百舍夷女人。俱詣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願聽女人。於佛法中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曇彌。莫作是語。未欲令女人。於佛法中出家爲道。佛還舍衛國。摩訶波闍波提等。自共剃髮。披袈裟。往祇桓門外立。步涉腳破。涕泣流淚。阿難見已。問知其故。卽往白佛。善哉世尊。願

聽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佛告阿難。且止。莫欲令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何以故。若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則令佛法不久。阿難白佛。若使女人出家受戒。乃至能得阿羅漢果否。佛言能得。若能得果。願佛聽許。佛告阿難。今爲女人制八盡形壽不可過法。若能行者。卽是受戒。詳見四分律藏第四十八卷。

位不退等

台宗云。惑有三種。謂見思塵沙無明。若破見思。證空寂理。名位不退。永不失超凡之位。故若斷塵沙。能行化道。名行不退。永不失菩薩之行。故若破無明。親證

法性名念不退。永不失中道正念故。

庭列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註云。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見論語上。

彌陀色變發起

大彌陀經云。世尊一日容顏異常。阿難問言。我從侍佛。未曾獲覩威容有如今日。豈非念過去諸佛。或念未來諸佛。故致然耶。釋曰。此世尊色變。阿難請問事也。由此如來讚問。為說是經。為一經發起。

楞嚴墮婬發起

楞嚴經云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釋曰此阿難誤墮婬室事也由此如來頂光化佛說咒文殊將咒往護阿難歸來哀求妙定如來爲之次第開示故爲發起也

憤憤悱悱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註云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見論語上

萬派朝宗

如前有水盡皆朝宗中引

羣星拱北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註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見論語上。

簧鼓之儀

詩小雅鹿鳴篇云。我有嘉賓。鼓琴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註云。簧者笙中之簧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

三簧。女媧氏作。簧。卽笙中金鍱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鍱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鼓簧也。今彌勒示同不知。鼓動文殊以啟說法之端。有類乎此。

困心横慮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横於慮。而後作。註云。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其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心横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也。見孟下告子篇。

杜視聽於嘉會

華嚴經入法界品云。爾時上首諸大聲聞。舍利弗。乃至富樓那等。在逝多林。皆悉不見如來神力。如來相好。乃至亦復不見不可思議菩薩境界。清涼序云。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蓋上德卽是上首。杜塞也。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嘉會卽指逝林。言如來於逝多林中。入師子嚬申三昧。顯現菩薩不可思議境界。聲聞在座。如盲如聾。故云杜視聽也。

善友入海卽求此也

報恩經云。過去世時。有一國王。名摩訶羅闍。有二子。

長名善友。次名惡友。善友太子。父母愛念。一日出遊。見衆苦惱。白父給濟。未久之間。庫藏中物。三分用二。善友不忍傾竭父母庫藏。遂入大海。乞得龍王左耳中如意摩尼寶珠。隨意雨寶。及諸一切所須之物。給濟衆生。無所乏少。此約義畧引。詳如彼經。

觀妻妾如畫瓶

出曜經云。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有知識道人。往來其家。其婦白道人言。我夫性多婬欲。恐不自濟。道人曰。汝夫若近汝時。便告之曰。須陀洹法。理應爾耶。後果如言告之。其夫甚懷慚愧。自此永息

欲事。婦問何故永息欲事。其夫遂彩畫好瓶。內盛糞穢。牢蓋其口。令婦抱此。如我無異。婦依其語。抱瓶不離。其夫將瓶打破曰。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有三十六物。垢穢不淨。有何可貪耶。

曾子啟衾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註云。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見論語上。

殺身成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云。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見論語下。

比干剖腹

比干。紂叔父也。紂得蘇氏女。名妲姬。甚寵愛之。設酒池肉林。使男女躶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一百一十日為一晝。用炮烙之刑。刳孕剖涉。造鹿臺七年乃成。虐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不從。遂剖心而死。見寶訓筆說。

率土之境

詩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云。溥與普同。徧也。率循也。濱涯也。言普天之下。莫非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也。詳見小雅北山章。

視天下如敝屣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註云。屣草履也。敝破壞也。甚言其視天下輕也。見孟下盡心篇。

忘身及親

孔子荅樊遲辨惑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註云。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

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見論語下。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見孟下盡心篇。

飯糗茹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註云。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也。見孟下盡心篇。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比興不同

詩經體註云。比者喻也。單說此物不易曉。故取彼一件物。對此一件物。以比之。使人卽彼而識此也。興者起也。欲有所咏。先言他物以起其詞也。

瓶瀉不遺

禪林寶訓云。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

惺惺寂寂

永嘉集云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釋云智周鑒而常靜用繁興以恒如是曰惺惺寂寂若無記寂寂則墮昏住故非也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曰寂寂惺惺若亂想惺惺則墮緣慮故非也

空生晏坐帝釋散花

彌陀演義云空生晏坐石室中帝釋於空中散花供養空生曰散花者誰曰天帝釋也曰何所爲也曰以尊者善說般若尊者曰我本無說帝釋曰我亦無聞無說無聞乃眞說眞聞也

地獄蒙光頓超十地之階

華嚴經第四十八卷。佛告寶手菩薩言。佛子。菩薩足下有千輻輪相。名光明普照王。有隨好。名圓滿王。常放四十種光明。中有一光名清淨功德。能照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世界。隨衆生種種業行種種欲樂。皆令成熟。阿鼻地獄極苦衆生遇斯光者。皆悉命終。生兜率天。旣生天已。天鼓發聲。廣爲說法。乃至云爾時諸天子聞說普賢廣大回向。得十地果。

草繫鵝珠

昔有比丘。被賊劫奪。賊恐控告聚落。其中一人知比

丘護生。遂以生草繫之。比丘恐傷草命。故不敢動。後有國王畋獵。見而問之。比丘具告所以。王爲比丘解草而去。見大莊嚴論第三卷。　昔有乞食比丘。到珠師舍。正逢彼匠爲王穿珠。見比丘來。歡喜持鉢。入家取食。有鵝吞珠。比丘見之。恐傷鵝命。因此不言。珠師見其珠少。疑比丘盜。遂拷打之。觸處血流。鵝來嚙血。其人恚怒。以杖擊鵝。而死。比丘見已。遂以實對。其人剖鵝得珠。慚愧謝罪。見大莊嚴論第十一卷。

仰彌高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註云。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見論語上。

寬猛相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丸苻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事以和見左傳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云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見論語下

是父是子

海雲禪師年十八歲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四衆逃

散師侍中觀如故時有清樂元帥史公義州元帥李公見師氣宇非常問曰爾何人也師曰沙門史曰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也虎豹尚不相食而況人乎史曰兵刃之下爾亦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公喜甚李曰爾旣爲僧禪耶敎耶師曰禪敎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二俱不住二師見師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卽與往見中觀聞中觀敎誨諄諄喜而讚曰果然有是父有是子也詳見佛祖通載第三十二卷

聖人無名

莊子逍遥遊篇云。至人無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憨山大師註云。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又云。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但認一箇血肉之軀。爲我所累。故汲汲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逍遥快活。惟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脱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消遥自在快樂無窮。

易子而教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敎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敎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矣
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註云易子而教者所
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也見孟子離婁篇

若合符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
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註云符節以玉爲之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

合以爲信也。見孟下離婁篇。

　以斯道覺斯民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見孟下萬章篇。

　波羅奢伽華

章安云。此是樹名。其葉青色。華有三色。日未出時則黑色。日正照時則赤色。日沒之時則黃色。今取赤色如血義耳。見名義集。

　父作子述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註云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見中庸。

卷一之下

申申天天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註云燕居閒暇無事之時。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見論語上。

急先務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註云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

者爲急。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見孟下盡心篇。

聲名洋溢

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畫地自限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註云。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見論語上。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云。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見論語下。

罔象得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旋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見莊子天地篇。

矛盾

矛鎗也。盾護身牌也。昔人以二物雙賣。各歎其勝。智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入於不入。卽無其辭。以況自語相違也。見永嘉集。

彈偏斥小歎大褒圓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

衆生。從乞手足耳鼻。乃至衣服飲食。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詳見維摩詰經卷中。

猶豫

猶豫二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木。久之無人乃下。須臾復登。凡人臨事遲疑不决者。借此爲喻。見字典。

不屑之教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註云。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見孟下告子篇。

虧一簣而未爲完山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云。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見論語上。

及九仞而莫稱全井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仞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註云。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

止猶爲自棄其井也。見孟下盡心篇。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如前若合符節中引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見孟下離婁篇。

繼周百世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見論語上。

巽與法語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

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註云。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見論語上。

頑石點頭

竺道生至長安。見法顯所譯泥洹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曰。阿闡提人。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此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皆當成佛。衆謂邪說背經。依律當擯。生對衆誓曰。若我所說契佛心者。願捨報日。

踞師子座。於是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爲點頭。後聞重譯涅槃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尉喜不勝。

綸音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註云。綸綬也。紼引棺大索也。出禮記緇衣篇。

黃流不注瓦缶

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呼攻反註云。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

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見大雅文王篇。

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見論語下。

傳國之璽

蔡邕斷獨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始

皇得藍田之玉。命其相李斯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自此專名王之印也。漢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世世

相授。號曰傳國璽。見幼學須知。

可娩寶鏡

彌陀演義云。王度將寶鏡懸樹。樹卽爲雷所擊大蛇

死於樹下。復以鏡照一女子。女子卽乞藏鏡願得一

醉而死。醉後乃一死狐。

節梲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註云。臧文

仲。曾大夫居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見論語上。

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註云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而知三也。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見論語上。

仲尼浮海之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註云。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見論語上。

憲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註云。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見中庸。

同如匏瓜

夫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云。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見論語下。

欲度阿藍迦藍欝頭藍弗不得

四分律第三十二卷。爾時世尊。受梵王請已。復作是念。我今當先與誰說法。即念阿藍迦藍。垢薄利根聰明有智。我今寧可先與說法。念已。復更智生。今阿藍迦藍。死已七日。復念欝頭藍弗。欝頭藍弗。昨日命終。佛言何其苦哉。汝有所失。此法微妙。如何不聞。若其聞者。速得解脫。

卷二之上

記莂

大藏音義云。記莂者。謂授與將來成佛之記。劫國莊

嚴名號之別也。

無何有之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逍遙遊篇。

率由舊章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註云。愆過也。率循也。章典

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見孟下離婁篇。

不寶金玉而寶善人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政於寡君。使寡君無亡先王之業。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說也。何寶焉。見楚語及古文。

幹蠱

易云。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註云。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見周易蠱卦。

王老師兒孫

黃檗禪師傳心法要云。師行脚時。到南泉。一日臨齋。捧鉢向南泉位坐。南泉來見。便問。長老什麽年中行道。師云。威音那畔。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師下去

任重道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云。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見論語上。

紫標黃榜

梁武帝弟蕭宏。封臨川王。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蕭綜作錢愚論譏之。見梁史。並故事書。

銅陵金谷

漢文帝椒房之親。鄧通。有相者相曰。當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朕。遂賜通蜀道銅山。鑄錢布滿天下。其後遭

事。逃避人家。終餓而死。見綱鑑。並西漢書。金谷者。石崇之園名也。石崇晉時人。嘗與王愷鬬富。愷以珊瑚高二尺許者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遂取高三四尺者六七株以與之。見晉史。並故事書。

返魂香

漢延和元年。西胡月氏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色如桑椹。至始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大半。帝取香焚之。其死未經三日者皆活。香氣三月不滅。香出聚窟洲。人鳥山。其樹如楓。香聞數里。名返魂樹。詳見拾遺傳。

塗毒鼓

廣誌云。鴆鳥者。大如鶚子。頸長八寸。毛紫綠色。徧身是毒。以蛇蝮爲食。雄名暉。雌名陰。毛羽瀝酒。沾唇即死。用犀牛角解之。昔王莽酒酖平王是也。騰空日月失色。落地草木皆枯。人見之眼瞎生瘡。值影者氣絕身亡。用血塗於鼓上。聞其聲者必死。須返魂香方可解除。故天童云。十分收得返魂香。一等來撾塗毒鼓。

無恙

戰國策云。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也。民亦無恙也。王亦無恙也。註云。恙

憂也又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露宿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乎今俗問人之病爲貴恙非也

老厭龍鍾

字典云龍鍾竹名產羅浮山丹鉛錄云龍鍾似竹搖曳不自持也人老如之故以爲喻善導大師偈云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既得患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云小則吮癰

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見論語下

先難後獲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註云獲得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見論語上

不必膠柱

或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調琴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見楊子法言先知篇

欲速則不達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見論語下

乞餘不足又顧之他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其妻歸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直解云孟子見當時求富貴者之可耻乃託齊人以形狀之詳見孟子下離婁篇

放利而行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註云放依也多怨者謂多取怨也見論語上

人異禽獸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註云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見孟下離婁篇

距楊墨放淫辭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乃至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註云閑衞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見孟上滕文公篇

涵淹卵育

韓文公驅鱷魚文云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

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註云涵淹
潛伏也卵育生息也

卷二之下

整心慮趣菩提

裴休丞相圓覺序云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人而不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玄奘西征

名義集云玄奘河南洛陽人俗姓陳氏潁川陳仲弓

之後周遊西域一十七秋遊覽百有餘國貞觀十九年回京敕弘福寺翻譯經論七百餘部

善財南詢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告善財童子言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智應決定求眞善知識善男子求善知識勿生疲懈見善知識勿生厭足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於善知識所有方便勿見過失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勝樂其國有山名曰妙峯彼有比丘名曰德雲汝可往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行乃至云何於普賢行速得圓滿德雲比丘當

爲汝說。爾時善財童子聞是語已。歡喜踊躍。頭頂禮足。繞無數匝。殷勤瞻仰。悲泣流淚。辭退南行。向勝樂國。如是展轉。經由一百一十餘城。叅禮五十三員眞善知識。最後於普賢菩薩毛孔刹中。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乃至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詳見華嚴經六十二至八十卷。

魏康僧會

憨山大師云。初僧會至長干。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

於是痛舉佛號三稱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即聽瓶中鏗然有聲光燭天地啟之則舍利宛在瓶中矣見夢遊集第二十五卷

亡羊之失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歧路故及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見列子說符篇

青囊見於愚婦

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曹

操夢中被梨樹神劍砍之後頭痛不止召華陀治以麻肺湯破腦之言操疑其奸拏下獄中獄卒待陀甚善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死於非命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遣人送於我家取此書來付與汝以繼吾神效也獄卒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即修書付獄卒曰吾臨來時將書與妻藏之矣獄卒辭陀至其家問陀妻取之獄卒回家令妻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陀死於獄中獄卒却役回家問婦要書婦曰吾已燒矣夫問其故妻曰縱然學得與華

陀一般只落得死於獄中。吾故毀之。因此青囊書不傳於世。見三國志。

請益則起更端則起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註云。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呂氏曰。問更端則起而對者。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二事見禮記曲禮篇。

楞伽被呵

經云。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爲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

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心智慧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註云。修行得此者。謂通教利根。觀空不空。知一心中。本具此三相也。能捨跛驢智慧者。謂超通教二乘所有空慧也。二乘體空智慧。但行於空。不能雙行空有。故名爲跛。見楞伽義疏卷一之中。

淨名受斥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爲牀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

來。非爲牀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等。如是種種呵斥。詳如維摩經中下二卷。

異姓螟蛉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孔中。七日化爲其子。故今人養異姓之子以爲巳子者。謂之螟蛉義子。見小雅小宛篇。

法慧說十住

華嚴經第十六卷。法慧菩薩。卽從定起。告諸菩薩言。

佛子。菩薩住處廣大。與法界虛空等。彼菩薩住。我今當說。諸佛子。菩薩住有十種。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當說今說。何者爲十。所謂初發心住。乃至第十灌頂住。

金剛藏說十地

華嚴經第三十四卷。金剛藏菩薩。從三昧起。告一切菩薩衆言。諸佛子。諸菩薩願善決定無雜。爲一切諸佛所護。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佛子。何等爲菩薩摩訶薩智地。佛子。菩薩摩訶薩智地有十種。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當說今說。我亦如是說。何等爲

十二者歡喜地乃至第十法雲地。

九族之親

幼學云九族謂高曾祖考兄弟子孫曾玄註云父曰考父之父曰祖祖之父曰曾祖祖之祖曰高祖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孫孫之孫曰玄孫一說外祖父外祖母妻父妻母姑子姊妹子女子并己身同族。

習矣不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註云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見盡心篇。

積弊不能頓除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註云。凡久廢之事。不可祈以速成。速成必易壞也。積聚弊病。不可頓爲革除。頓除反增弊也。見禪林寶訓。

循循善誘

論語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註云。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至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打鼓弄琵琶

忠國師頌曰。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烹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善財參徧處。黑豆未生芽。見華嚴綸貫。

河伯井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常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見莊子秋水篇。

心悅誠服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註云。贍足也。言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生母乳母之不同

世教有八母。一妾生之子。謂父正室。曰嫡母。二父妾有子者。曰庶母。三庶子失母。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之。曰慈母。四自小乳哺。曰乳母。五抱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曰養母。六父亡。母適他家。曰嫁母。七母亡。父再娶之。曰繼母。八母有玷隙。被父離棄。曰出母。詳見文公家禮。

父不得而子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也。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註云。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古語也。見孟下萬

章篇

佛意不受父禮

佛始成道。度迦葉兄弟三人。有千比丘。遊摩竭國。度萍沙王。將還本國。先遣優陁夷。告眞淨王。却後七日。當來入化。時王聞之。喜踴無量。即勅嚴駕。平治道路。洒掃燒香。以待如來。如來心念。今者父王。必當來迎。不可使尊重屈體。當現神足昇虛而行。與人頭齊。欲使王手接足而已。所以爾者。佛雖德尊。不欲使父母屈體故也。

欲罷不能

論語上。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云。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稽首歸命

周禮。春官大祝。辯九拜之儀。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於手。所謂拜手也。四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也。五吉拜。先拜而後稽顙。六凶拜。先稽顙而後拜。七奇拜。謂一拜也。八褒(報)拜。再拜是也。九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也。〇彌陀疏鈔云。歸命。如

波羅密例。倒語法也。歸有二義。一者歸投義。言世人至重者身命。舉身命而歸依。誠敬之至。無二心也。二者歸元義。舉身命而歸依。總攝六根。還歸一心也。

蔽芾甘棠

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註云。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見國風召南甘棠篇。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註云。誠謂眞實無妄。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言近指遠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註云。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見盡心篇。

如來以神力合爲一鉢

經云。如來爾時。將欲受彼商人之食。作是思惟。過去

諸佛。皆悉持鉢。我今當以何器而受斯食。作是念已。時四天王。持七寶鉢。奉上如來。如來不受。時毘沙門天王。告餘天王曰。昔有青身天王。將四石鉢來與我等。復有一天來白我言。愼勿用此鉢。宜應供養而作塔想。何以故。未來有佛。名釋迦牟尼。當以此鉢。奉上彼佛。欲施石鉢。今正是時。時四天王持彼石鉢。盛滿天華。來詣佛所。白言世尊。惟願如來。受我此鉢。受商人食。爾時世尊。作是念言。四大天王。以淨信心而施我鉢。然我不合受持四鉢。若惟受一。餘必嫌恨。我今總受四鉢。受已次第相重。以手按之。合成一器。四際

分明。如來爾時憶念過去。而說偈言。我昔以華盛滿鉢。奉施無量諸如來。是故今者四天王。施我堅牢清淨鉢。詳見大莊嚴經第十卷。

活潑潑的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註云。詩大雅旱麓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的。讀者其致思焉。見中庸。

言有宗事有君

憨山大師莊子逍遙遊註云。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卽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但內篇無此語。或出外

篇。惜未見耳。俟考。

權拈黃葉

華嚴經第二十卷云。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卽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眞金想。便止不啼。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生眞金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說爲淨。如來以得第一義故。則無虛妄。

誨人不倦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註云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見論語上。

卷第四

持地菩薩平地待佛

楞嚴經第五卷云。持地菩薩。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爲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毘舍浮佛。現在世時。時國大王。延

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毘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

著欲失通

大智度論十九卷云。欝頭藍弗。得非想定。具五神通。日日飛入王宮中食。其王夫人。依其國法。接足而禮。觸足欲發。失通。求車還山。更修五通。一心專志。後得定如初。生非想天。

無足軒輊

詩小雅六月章云。我車既安。如輊如軒。註云。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

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後漢馬援傳曰。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軒輕也。輊重也。此言爲人無所輕重也。

化行俗美

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音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註云。罝罟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若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見國風周南。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註云。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見論語上。

斥鷃笑大鵬

莊子逍遙遊云。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斥澤小鳥)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普賢長男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云。一切如來有長子。彼名號曰普賢尊。我今迴向諸善根。願諸智行悉同彼。

造次顛沛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云。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捨之間。以至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見論語上。

時雨之化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註云。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見孟下盡心篇

踧踖與與

論語上鄉黨篇云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云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舜犬吠堯

張商英護法論云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

者堯也。見護法論。

道聽途說

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註云。雖聞善言。不爲已有。是自棄其德也。見論語下。

皆爲筌蹄

莊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滄桑之變

麻姑謂方平曰。自接代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

到蓬萊水又清淺。平日。東海復揚塵耳。見類書纂要。

九五之尊

易云。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註云。剛建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見周易乾卦。

匹夫而爲百世師

潮洲韓文公廟碑記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仁民愛物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註云。物謂禽獸草木

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見孟下盡心篇。

凡有血氣咸知尊親

如第一卷下。聲名洋溢中引。

足恭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云。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此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見論語上。

以忠自恕

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註云。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言旣能盡己之心。又能推己及人。則去道不遠矣。施諸二句。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凡事如此。久之不幾進於道乎。

心馳魏闕

周禮天官大宰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註云。象魏闕也。韻會云。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員下方

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言其狀魏魏然高大也使民觀之因爲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爲門又宮門寢門冢門皆可名闕

稂莠貽害嘉禾

詩云不稂音郎不莠音酉去其螟螣音特及其蟊音謀賊無害我田穉註云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矣見小雅大田章

卷第五

苞苴骯髒搖尾乞憐

英邵武謂晦堂曰。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註云。苞苴裹也。骯髒體盤旋貌。此言末法比丘。不修道。不養德。且又不能守節存義。往往包裹奇物。奉獻權貴。以求託囑。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求人憐愍而已。見寶訓筆說。

近之則不孫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註云。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泣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也。見論語下。

吹毛求疵

幼學云。小過必察。如吹毛求疵。註云。漢武帝議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切磋琢磨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註云。詩衛風淇澳之篇。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見大學。

起予輔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云。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見論語上。○孟子教齊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釋曰。惛與昏同。輔志。謂輔導其志。見孟子上梁惠篇。

認漚棄海

楞嚴第二卷云。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釋曰。彼經喻遺眞認妄。而又以妄爲眞。今疏略借其文。以喻執權違實。非取彼義也。

取雹爲珠

鴦崛經偈云。譬如有愚夫。見雹生妄想。謂是琉璃珠。取已執持歸。置之瓶器中。守護如眞寶。不久悉消融。空想默然住。於餘眞琉璃。亦復作空想。釋曰。彼經首六句。喻凡夫執有爲眞。不久二句。喻二乘見有爲空。後二句。喻二乘不求佛果。今亦不取彼義。但以取雹

為珠喻二乘執權為實耳。

干城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註云。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見國風周南篇。又左傳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

一枕黃粱

呂翁經邯鄲道上。邸店中。有少年盧生。自歎貧困。言訖思睡。主人炊黃粱。翁探囊中一枕以授生曰。枕此即榮遇如意。生枕之。夢至一國。功名得意。身歷富貴五十餘年。老病而卒。欠伸而寤。翁在傍。主人煮黃粱

猶未熟。生謝曰。先生以此室吾之欲見異聞集。

目擊道存

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而不言。何也。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矣。見莊子田方子篇。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註云。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見孟下離婁篇。

方剛之年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見論語下。

雲興瓶瀉

華嚴經云。爾時普慧菩薩。知衆已集。問普賢菩薩言。佛子。願爲演說。何等爲菩薩摩訶薩依。何等爲奇特想。乃至何故如來應正等覺示般涅槃。善哉佛子。如是等義。願爲演說。爾時普賢菩薩。告普慧等諸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依。有十種奇特想。乃至如來應正等覺作佛事已。觀十種義故示般涅槃。詳

見彼經第五十三至五十九卷。言雲興瓶瀉者。謂二菩薩問者如雲興長空。答者如倒瓶瀉水。故古德讚云。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也。

彭殤既別

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憨山大師註云。若以有形而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而泰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而泰山爲小也。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

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也。彭祖姓籛名鏗。顓頊之玄孫也。壽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殤。未成人喪也。禮喪服傳云。年十六至十九死。爲長殤。十二至十五死。爲中殤。八歲至十一歲死。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則不爲殤。今疏以有形爲難。故云旣別。

達磨答武帝語

初祖達磨大師。見梁武帝。帝問。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實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詳見五燈會元。及指月錄等。

卷第六

善見藥

華嚴經第五十二卷云。佛子。譬如雪山。有藥王樹。名曰善見。若有見者。眼得清淨。若有聞者。耳得清淨。若有齅者。鼻得清淨。若有嘗者。舌得清淨。若有觸者。身得清淨。若有衆生取彼地土。亦能爲作除病利益。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藥王。亦復如是。能作一切饒

益衆生。若有得見如來色身。眼得清淨。若有得聞如來名號。耳得清淨。若有得聞如來戒香。鼻得清淨。若有得嘗如來法味。舌得清淨。具廣長舌。解語言法。若有得觸如來光者。身得清淨。究竟獲得無上法身。若於如來生憶念者。則得念佛三昧清淨。若有衆生。供養如來所經土地及塔廟者。亦具善根。滅除一切諸煩惱患。得賢聖樂。

甘露漿

諸經音義云。甘露。神靈之精。其凝如脂。其美如飴。鮮潔潤澤。服之長生不老。

饒舌

豐干雲遊。適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差。干以淨水噀之。須臾袪殄。因大加敬。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淸寺。曰。彼有賢達否。曰。見則不識。識則不見。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丘胤至任。卽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僧曰。有。曰。在何處。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曰。豐干舊院。今闃無人。惟有虎豹哮吼耳。寒山拾得。現在僧廚執役。胤入干房。惟虎迹縱橫。又問在此有何行業。僧曰。惟事舂穀供僧粥食。因再三嗟歎。乃入廚。見二人卽拜。二人曰。豐干饒

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携手出寺。更不復入。見佛祖統紀及神僧傳第六卷。

博施濟衆聖人猶病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云。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見論語上。

秀支替戾岡

石勒欲拒劉曜。僚佐皆諫勒。以訪澄。澄曰。塔上風鈴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其後果獲劉曜。詳見高僧傳。

齊師犯我疆

按世傳。孔子弟子。公冶長能通鳥語。一日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尒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一羊。食之有餘。亡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未幾長在獄

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伐我疆沂水上。澤水傍。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反。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而不受。見張居正直解。

布在方策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註云。方版也。策簡也。息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見中庸。

三登九上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安南曾氏子。十七落髮。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往返九上投子處指示。來去三登。后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問答。發明大事。後有僧問徑山杲。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爲甚麼向鰲山成道。山曰。屋裏販揚州。詳見本錄。

鬻香長者

華嚴經第六十七卷云。有鬻香長者。名優鉢羅華。告善財言。善男子。我善別知一切諸香。亦知調和一切香法。又善了知天香。治諸病香。斷諸惡香。生歡喜香。增煩惱香。滅煩惱香。乃至我惟知此調和香法。若諸

菩薩遠離一切諸惡習氣。不染世欲。其心平等。無著無依。而我何能知其妙行。說其功德。

諸齋日議事

四天王經云。諸天齋日。伺人善惡。四天神王。各理一方。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王臣。乃至蠕動之類。心念口言。身行善惡。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王自下。二十三。使者復下。二十九。太子復下。三十日。四王復自下。日月星宿諸天等。僉然俱下。四王命曰。勤伺眾生。施行吉凶。若於斯日。有歸三寶。持齋守戒。乃至孝順父母等者。即敕帝釋。諸天俱喜。勅增

壽算。善神營護。乃至無願不獲。若不爾者。諸天不悅。善神不護。乃至風雨違時。諸所欲求。悉不遂意。

視以觀由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痩哉。人焉痩哉。註云。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痩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見論語上。

城東老母不喜見佛

城東老母。卽須達長者家老女人也。不喜見佛。如前快見後身中引。

考諸三世而不謬

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註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三王。夏商周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今疏言世者。
略變其文耳。

啐啄同時

正脉音義云。諸修行人。以自慧爲親因。以如來威力爲助緣。因緣湊合。如鷄抱卵。日時既至。將欲出時。小雞往外啐。大雞往裏啄。一時用力。無少異也。

成已成物

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註云。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

普眼法門盡大海而不書一偈

華嚴經第六十二卷。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我住此海門國十有二年。常以大海為其境界。所謂思惟大海廣大無量。漸次深廣。不可思議。復作是念。世間之中。頗有廣博無量。甚深殊特。過此海不。作是念時。此海之下。有大蓮華。忽然出現。無量妙寶以為莊嚴。天龍八部恭敬頂禮。華蓮之上。有一如來。結跏趺坐。手摩我頂。為我演說普眼法門。開示一切如來境界。我從如來聞此法門。受持讀誦。憶念觀察。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此法門。一品中一法。一

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

手中之葉

長阿含經云。問曰。佛若一切說者。有經云。佛坐一樹下。捉一枝葉。問弟子曰。此枝葉多。樹上葉多。答曰。樹上葉多。佛言。我所知法。如樹上葉。我所說法。如手中葉。又見報恩經第六卷。

六尺之孤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見論語上。

親見靈山一會

天台智者大師。於大賢山。誦法華經。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後於光州大蘇山。覲慧思禪師。思一見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於是晨昏苦到。如教研心。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豁然入定。靈山一會。卽定中所見也。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思。思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初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辨。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

一詳見大師別傳。

供養求慧二句

流行本云。供養於世尊。爲求無上慧。

小聖不及大凡

妙明子曰。以聖智言之。則大凡不及小聖。以根性言之。則小聖不及大凡。見折疑論聖生篇。

免螻蟻之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

曰在上爲烏鳶之食在下爲螻蟻之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見莊子列禦寇篇

石槨

昔者夫子居於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反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出古文檀弓有子之言似夫子章

畫鵠不成反類於烏

馬援戒子云龍伯高敦厚周慎杜季良豪俠好義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畫鵠不成尚類於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

類狗也。見彌陀演義。今疏改鷟爲烏者。取義稍異耳。

念佛功劣猶墮疑城

彌陁疏鈔引大本云。佛告彌勒。若有衆生。修諸功德。願生彼國。不了佛智。志意猶豫。臨命終時。方悔已過。以是生彼。纔入邊地。見七寶城。卽便止住。於蓮花生。亦有自然快樂。如忉利天。惟於城中經五百歲。不得見佛。不得聞法。演義云。彼國邊地。卽是疑城。在九品之外者。以無眞實信心故也。

下品下生經久乃開

彌陁疏鈔云。但上上品一生花中。卽時花開。卽時見

佛。其餘則花開漸晩。見佛漸遲。演義云。但上上品下。是明上品殊勝之義。華開漸晩二句。上品中生。經宿華開。卽得見佛。上品下生。經一日一夜。蓮華乃開。七日之中。乃得見佛。乃至下品上生。經七日華開見佛。下品中生。經于六劫。花開見佛。下品下生。經十二大刦。華開見佛。

水牯牛過窓櫺

五祖演禪師示衆曰。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見指月錄第二十八卷

拔一毛而利天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註云。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見孟下盡心篇。

卷第七

摸象之譏。説乳之似

如前懸示事義中引

用之不竭。取之無盡

蘇子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藏也。見古文赤壁賦。今疏變文用之。

運斤盡堊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見莊子雜篇。

目無全牛任其遊刃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無不中音。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又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見莊子養生主。

諸天同一器食麤妙各異

起世因本經第七卷云。天子天女。初生之時。以自業所熏習故。生三種念。一者自知從某處死。二者自知今此處生。三者知生此處是何業故。是何福報。所謂以身口意。修善行故。得來生此。作是念已。即便思食。

念欲食時。即於其前。有衆寶器。自然盛滿天須陀味。
種種異色。諸天子中有勝業者。其須陀食色最白淨。
果報中者。色則稍赤。福德下者。色則稍黑。旣入口已。
即自消融。如酥擲火。無復形影。若其渴時。即於其前。
有天寶器。盛滿天酒。福上中下。見白赤黑。入口消融。
如前無異。

鈞天

史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賜以策。秦遂大
昌。淮南子曰。九天中央。曰鈞天。

具體而微

公孫丑曰。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註云。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見孟上公孫丑篇。

指南

越裳氏來貢。歸忘其路。周公作指南車。刻木爲人舉手指南。令其望南而走。則知歸路。今時羅經是其遺制也。見列國傳

刻舟

幼學云。刻舟求劒。固而不通。註曰。列子云。楚人行舟。

劍墮於水。遽刻舟求之曰。吾劍從此墮也。

羅刹向日不見

論云。有人見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中行。逢羅刹執捉。其人見捉必死。然見羅刹胸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刹答曰。我一生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刹向日不見。其人得脫。因說偈言。勤學第一道。勤問第一方。路逢羅刹難。背陰向太陽。

魯肆大眚聖人善莊公之補過

魯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註云。肆放眚

過也。放縱大過。猶今赦書。大罪悉皆原免也。春秋特書肆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間。善莊公之能補過也。見春秋左傳註平測義第六卷。

唐禁笞背君子美太宗之存仁

唐太宗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全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釋云。君子指爲史者言之。言史紀唐禁笞背之事者。蓋爲史之君子。讚美太宗存仁之意也。

捷如影響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註云。言此三者。上行下効。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見大學。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註云。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見孟下離婁篇。

盡坤道備女德

周易坤卦彖辭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註

云。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禮記昏義篇云。女有四德。一婦德。貞順也。二婦言。辭令也。三婦容。婉娩也。四婦功。絲麻也。

王通邵雍

王通。隋時龍門人。詣闕。獻太平十三策。上不能用。遂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卒。謚文中子。　邵雍。宋時河南人。爲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程顥嘗

與談論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卒。諡康節。二人
詳出綱鑑。

三台輔相

朱子小學集註云。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東漢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天文志云。三台六星。兩兩
而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
下台。在人爲三公位。正字通云。三台星名。又台鼎三
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又秦武王二
年。初置丞相。又輔弼疑丞。謂之四輔。比我而相之謂
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疑擬其前。丞承其後。又四

輔星名。四星佐北極。

推步盈虛

遺教補註云。推步。即俯察地理。盈虛。即仰觀天文。又推步盈虛者。即推算步量天地之盈滿虛缺也。

邦君之妻

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華嚴一偈能空諸獄

纂靈記云。京兆王明幹。本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

死。被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敎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菩薩授經已。謂曰。能誦此偈。得排地獄苦。其人誦已。遂入見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惟持一四句偈。如上誦已。王遂放免。當誦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後三日方蘇。憶持此偈。說與道俗。參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夜摩天宮無量菩薩雲集所說。卽覺林菩薩偈也。今經後二句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大意是同。意明地獄、心造。了心造佛。地獄自空耳。

香飯一鉢能飽衆海

維摩經云。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香飯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摶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等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儩。其諸菩薩聲聞。食此食者。身安快樂。

見賢思齊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註云。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見論語上。

冢宰受命

書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註云。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見商書伊訓篇。

圖白澤

彌陀疏鈔云。有神獸名白澤。能人言。辨萬物之情諸

邪望影而避。故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無親往他國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國名波羅柰。時有弗盧醯大孝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五百弟子。時婆羅門有一奴。名迦羅呵。聞說法音。盡能持憶。共諸童子。少有嫌恨。便往他國。詐言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國師大喜。因告之曰。我有一女。今以妻汝。答言從教。其人常瞋飲食。其婦念言。脫有波羅柰國來者。從彼受教。大婆羅門具聞此事。便往他國。其人知已。即往拜曰。我來此國。言是大家之子。望主勿洩此事。主

言汝實我子即時同主歸家告言我親來為辦飲食其婦密問婆羅門我夫飲食常不可意願尊指教答曰我臨去時教汝一偈其人為主求伴時婦請偈乃教之言無親往他國欺誑天下人粗食是常食細食復何瞋婦念此偈其人常作軟語永不生瞋

壎篪疊奏

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註云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秤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 孔七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

貫。如繩之貫物。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見小雅何人章。

王索仙陀婆

涅槃經第十卷云。善男子。如來密語。甚深難解。譬如大王告諸羣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鹽二器。三水。四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便奉鹽。若王食已。將欲飲漿。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臣善解

大王四種密語。是大乘經亦復如是。

入耳出口

沙彌威儀云。不得未會稱會。入耳出口。增註云。會者領悟也。未會稱會。是自欺不實。入耳出口。無契悟機。是欺他人。古人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耳口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妙法蓮華經指掌疏事義終

